

基于语料库视域下的汉英方位隐喻对比翻译研究

——基于《红楼梦》中的“深”的考察

马艳华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以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 本文将在语料库视域下研究近代汉语与当代英语的方位隐喻异同点, 如“深”在近代汉语中的隐喻意义与“deep”在当代英语中的隐喻意义的异同, 进而探讨其背后的文化认知差异。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以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英译本为例, 探讨不同译者对“深”方位隐喻的翻译策略, 并在此过程中提出“等值翻译”与“超额或欠额翻译”的相关概念, 以期为中华典籍的翻译提供新方向。

关键词:语料库; 方位隐喻“深”; 近代汉语; 当代英语; 《红楼梦》

Research on the comparative translation of Chinese-English orientation metapho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rpus

——Based on the “deep” investigation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anhua Ma

Zhejiang Yuexiu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gnitive linguist George Lakoff of metaphor theory, this paper will study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Chinese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such as “deep” in modern Chinese and “deep” in the metapho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then explore the cultural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hind i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 book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translators for the “deep” metaphor, and put forward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equivalent translation” and “excessive or insufficient translation” in this process,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 corpus; orientation metaphor “deep”; modern Chinese; contemporary English; Dream of Red Mansions

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包括结构隐喻、本体隐喻与方位隐喻三种类型, 为我国学者研究汉语的隐喻意义及汉英对比翻译提供了新角度。其中, 较之结构隐喻包含的域源、目标域、映射关系等要素, 方位隐喻不牵扯其他域, 主要是“一个域类内部根据空间方向的不同而构建”的隐喻类型, 如由“深”与“浅”构建的方位隐喻, 可在情感域类中表达感情深厚与浅薄的经典隐喻^[1]。在近代汉语语言的隐喻意义研究过程中, 典籍作品是重要的语料资源。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近代汉语的研究起点, 一般以黎锦熙的《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为起点^[2]。从时间维度讲,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过渡期”。这种“过渡”赋予近代汉语形式灵活、内容丰富、方言运用与口语化等特点, 进而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推向一个巅峰, 如《红楼梦》《西游记》等鸿

篇巨著的问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借助概念隐喻理论探讨典籍作品的翻译策略, 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 本文将在语料库视域下研究近代汉语“深”与当代英语“deep”的方位隐喻异同及认知缘由, 并结合《红楼梦》的不同英译本考察译者对“深”隐喻的处理。

一、方位隐喻的概念界定

方位隐喻是概念隐喻理论的主要类型之一。在乔治·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中, “隐喻”的本质与功能被重新阐释。例如, “隐喻”在传统修辞观中被视为一种辅助性工具, 主要在语言层面发挥装饰作用, 而莱考夫则认为“隐喻性”是人类概念系统的本质, 并制约着人类的思维与行为, 因而更是认知层面的概念。例如,

关于“辩论与战争”的隐喻关系，“He shot down all of my arguments”中的“shot down”便是战争术语。从思维层面讲，表面上呈现的辩论域是由其背后的战争域构建而成。换言之，战争策略与战争术语非常适合在辩论域中运用，如攻守策略、划分敌我、争夺输赢等，集中反映了辩论的战争属性。这也是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从语言层面提升至认知层面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概念隐喻理论对于解释“一词多义”具有重要意义，是对传统语言学“实际意义与修辞意义”二元观点的否定。莱考夫认为，意义的衍生是造成一词多义的主要原因，而“隐喻”正是意义衍生的关键因素。倘若词汇的常见意义为一个中心点，那么远离中心点的意义则是其衍生的隐喻意义。如空间词汇“深”，它的常见意义为深水、深洞表达的距离感，如从水的表面到底部的距离，如从外部到内部的距离等。但是，高深莫测、深情对视等情感性词汇则是“深”的隐喻意义。遵循这种思路，词汇的意义与功能正从实词向虚词转变，如“深”从实物的空间距离向情感、思想描述等其他域类转变。

研究方位隐喻，需要理解结构隐喻与本体隐喻的概念。前文所述，结构隐喻是用一个概念构建另一个概念，而这两个概念属于不同的域类，如“辩论是战争”的隐喻表达。本体隐喻则指人类将抽象事物转化为具体可见且能够分割的实体，如“时光飞逝”就是将时间转化为肉眼可见的具象形态。方位隐喻的独特性是赋予抽象概念具体的空间与方向，如上与下、深与浅、里与外等方位词。在汉英语言表达中，“深与浅”的隐喻表达较为常见。如：“They have an eas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deep love of dear friends.”（COCA）再如：“话说姐已深恨黄飞虎放莺害他。”（许仲琳《封神演义》）上述语料均体现了情感的强烈程度，即强为“深”弱为“浅”，这正是情感的方位隐喻。

二、审视汉英语言方位隐喻的异同点：以“深”与“deep”为例

在语料库方面，由伯明翰大学开发的 COCA 是本文的英语语料库，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开发的古籍语料库是本文的汉语语料库，由绍兴文理学院开发的《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是研究《红楼梦》原文及英译本的语料。需要指出的是，为体现不同译者在处理“深”这一方位隐喻上的异同，本文选择了我国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与其夫人的合译本，以及英国汉学家霍克斯与闵福德先生的合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2.1 两者的共同点

2.1.1 词汇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种空间词汇，“深”的空间意义是一个从水流名称到描写空间形状，再到描述相似的空间形状的转变过程，如从“深水”到“水面到水底的距离”，再到“洞口到洞底的距离”的描述^[3]。换言之，“深”的空间意义主要包括“由上至下的大距离”以及“由外而内的大距离”两个典型意义。这与在现代英语中“deep”的空间意义保持一致。例如：“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红楼梦》原文）再如：“Kids said there was gold in the creek that wound among the trees and that there was a far flung acre that sank down into a deep valley where the deer went to die.”（COCA）

2.1.2 词汇的情感隐喻

在近代汉语中，“深”的经典衍生意义就是情感类的方位隐喻，如与喜怒、爱恨等情感性词汇的搭配使用，以此表达情感领域的强烈程度。其中，强烈的情感即为“深”，而弱化的情感即为“浅”。这种情感类的方位隐喻在英语中同样存在。例如：“不但深恨舒军门，连着舒军门保举的人亦一块儿不喜欢。”（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再如：“We still have a deep love for one another.” King said.（COCA）

需要指出，“深”与“deep”从典型意义衍生出的情感意义是个体在体验过程中获得的认知结果。如果将人体当作是一个容器，将情感当作液体，那么“深”的情感隐喻就是这两个本体隐喻的结合体，集中体现了本体隐喻的体验性特点，即将抽象事物转化为实物并将其分类、指代。同时，情感与液体的转化也体现了结构隐喻的映射关系，即将液体的特性转嫁至情感中，有利于理解人的情感强烈程度。换言之，液体越多表示情感越强烈，进而表达“深”的情感隐喻。

2.1.3 词汇的思想隐喻

“深”与“deep”能够衍生出表达思想高深莫测或事件非常神秘的意义，进而形成思想精妙为“深”、思想浅薄为“浅”的隐喻。例如：“我本来字儿也没你的深，主意也没你的巧妙。”（文康《儿女英雄》）再如：“But Kentucky standards, this isn't an overly talented (zero McDonald's All-Americans) or deep team.”（COCA）

倘若将人的头脑视为一个容器，将人的思想视为液体，显然液体越多则代表人的思想越“深”。

2.1.4 词汇的时间隐喻

在近代汉语中,时间隐喻也是“深”的方位隐喻的重要类别。例如,“深春”“深秋”“深冬”“深夜”等,这种时间词汇构建起“深”在时间域类上的方位隐喻,即在一个时间段之内,距离起点时间越长即为“深”。“深”的这种方位隐喻与“deep”的隐喻具有一致性。例如:“秋深风气朗,天际送归舟。”(罗贯中《粉妆楼》)再如:“No one will ever forget that home run to beat the Nationals, as a keynote for the epic run by the Mets through the late summer and deep into fall.”(COCA)

2.1.5 词汇的严重性隐喻

无论是在近代汉语还是当代英语中,“深”与“deep”都可以衍生出“事态严重”的意义,进而形成严重为“深”、轻度为“浅”的方位隐喻。例如:“杀入午门,深属不道!”(许仲琳《封神演义》)再如:“In Boulder, Colorado, a computer programmer is in deep trouble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being too generous.”(COCA)在这里,严重性的状态可被视为容器,而严重性的动作则被视为液体。如做无德之事就是一个动作,动作越大或越多表示液体越深,而这种“深”正是表示事态的严重性。

当然,关于“深”与“deep”的共同隐喻意义还有很多,如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学问丰富程度、事情进展程度、颜色的浓淡程度等,进而形成关系亲、学问丰富、颜色浓、事情进展快为“深”的方位隐喻。

2.2 两者的不同点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汉语与英语的差异性也呈现出缩小趋势。但是,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因素不同,近代汉语在隐喻意义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并与现代英语“deep”形成鲜明差异。例如,近代汉语“深”可组成“深仁”“深恩”等词汇,意为“品德高尚”“恩重如山”等。倘若将这种抽象化概念具化为容器中的液体,那么品德越高、恩惠越重则液体越多,进而形成品德高为“深”、恩惠大为“深”的特色隐喻。再如,“深”在近代汉语中还可以衍生出动作幅度意义。如用来描述行礼的“深深鞠躬”,其中的“深深”就是指个体弯腰鞠躬时的幅度,是一个从上至下的方位隐喻。此外,在信息掌握度、说话内容丰富度、根基深厚度、植被繁茂度等方面,“深”也有其特色隐喻意义。如“深悟”“深知”即指掌握大量信息,“深责”则指说话内容非常丰富,“根深”指深厚的根基,“草深”指植被繁茂等,其认知机制基本相同。这正是英文“deep”

缺乏的隐喻意义。

三、基于《红楼梦》“深”的考察下的翻译策略分析

“等值翻译”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包括形式与意义上的双重对等,而实现对等的最低标准则是保证译本读者收获的信息与原文读者收获的信息保持一致^[4]。这就对译者的翻译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但是,受文化背景、文学素养、审美情趣等的影响,不同的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由此体现其翻译的主体性,进而影响译文的呈现效果。^[5]比较两个英译本的《红楼梦》,译者在“深”的隐喻处理方面有以下特点。

3.1 情感强烈程度的隐喻处理

在表达情感强烈度时,“深”往往与表示心理活动的词语进行连用,如“深妒”。在翻译《红楼梦》过程中,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闵福德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处理情感强烈程度。例如,在“那婆子深妒袭人、晴雯一千人”一句中,杨宪益夫妇译为:“Mother He was eaten up with jealousy of senior maids such as Xiren and Qingwen.”霍克斯、闵福德则译为:“Swallow's mother was intensely jealous of these senior maids like Oriole and Aroma and Sky bright.”从对“深妒”一词的翻译策略来看,前者以固定短语“be eaten up”表达其情感强烈度,即“被嫉妒吞噬”。这种灵活式翻译的优点在于赋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却存在“超额翻译”的缺点,即超过了原文所承载的信息量。与之对比,后者以副词“intensely”处理情感的强烈,在形式上与原文保持一致,因而属于等值翻译。

3.2 信息掌握程度的隐喻处理

在处理信息量的大小所形成的隐喻意义时,杨宪益夫妇往往只翻译与“深”连用的动词而省略“深”自身,而霍克斯、闵福德则添加其他修饰词来表达信息量的掌握程度。例如,在“宝钗深知贾母老年人,喜热闹戏文,爱甜烂之食”一句中,前者译为:“Knowing the old lady's partiality for lively shows and sweet, pappy food.”后者则译为:“Bao-chai was well aware that her grandmother, like most old women, enjoyed the livelier, more rackets sort of plays and liked sweet and pappy things to eat.”在杨宪益夫妇看来,“深妒”中的“深”只是表达“知道”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词。但是,从近代汉语所体现的隐喻特点看,“知道”的程度显然比“深知”低,反映了宝钗对贾母的深入程度与缜密心思。因此,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并没有体现这部分内容或意义,因此属于低于原文信息量的“欠额翻译”。与之对比,霍克斯、闵福德运用副

词“well”，即“非常清楚的知道”，以此表达了原文的意思。

3.3 时间隐喻的处理

在处理“深”的时间域方位隐喻时，两个译本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如“夜深人静”，杨宪益夫妇以“late”进行处理，而霍克斯、闵福德则运用了“late”与“dead of night”两种处理方式。值得强调的是，“dead of night”被运用于诗词的翻译。例如，在“只恐夜深花睡去”一句中，前者译为：“Deep in a fragrant dream and the line So late at night the flower may fall asleep.”后者译为：“Fear that the flowers at dead of night should sleep.”在诗歌翻译中，内容与诗意的双重翻译是关键。同时，译诗本身也需要有“诗意”^[6]。作为苏东坡的名句，“只恐夜深花睡去”表达了作者在夜阑人静时的孤寂与苦闷。霍克斯、闵福德以“at dead of night”表达夜的“死”，与夜阑人静能够形成诗意上的对应。

3.4 空间隐喻的处理

在词汇的典型意义上，杨宪益夫妇统一译为“deep”，霍克斯、闵福德还运用了“at the bottom of”与“thick”等词汇。但是，在译文效果上基本一致。这里，以“深宅”等富有文化特色的词汇为例。如“深宅”表示大户人家或僻静之所。例如，在“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宅大院里”一句中，杨宪益夫妇译为：“All I meant was that she looks just the person to live in a mansion like this.”霍克斯、闵福德译为：“I only said what a nice girl she was. I think she is exactly suited to live in a big, wealthy household like ours.”在翻译“深宅大院”这一特定文化意象时，前者以“mansion”保留了其豪门大户的隐喻意义，而后者则以“big”“wealthy”等进行处理，尽管表达了文意，但隐喻意义不强。

此外，在处理说话内容方面的隐喻意义时，两个版本都以意译为主且词汇基本一致，如“深留”译为“press to stay”，“深劝”译为“dissuade”，基本保持了原文大意，但舍弃了其隐喻意义。在处理动作幅度方面的隐喻意义时，两个版本都以直译为主，如“深深的作了一个揖”均为“deep bow”。当然，两本译本在处理事态严重或气味浓重等意义时也采取了“省略”方式，但并不影响译文连贯性。

整体上讲，杨宪益夫妇在翻译时主体性较强，注重“意译”，照顾到了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出现超额、欠额等现象。与之对比，霍克斯与闵福德的翻译是相对严谨，是更忠实于原文的等值翻译。

四、结语

综上，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为经典译介提供了更多的方向指引和思路借鉴。我国经典文学作品历来是语料库中的重要资源，对其译介与传播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对外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时代意义。本文从概念隐喻的定义出发，借助 COCA 和古代汉语语料库对比分析近代汉语“深”与当代英语“deep”隐喻意义的异同，结合《红楼梦》两个英译本探讨译者对近代文学作品中“深”隐喻的认知与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近代汉语“深”和当代英语“deep”在含义上具有较大的共通性，在隐喻意义上也存在相似处，当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喻要义。《红楼梦》中不同版本对方位隐喻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但对于优秀经典在国外的传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也为其它类似的研究和译介提供了优秀的案例借鉴。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E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的新进展[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 [3] 朱莉华. 汉语空间维度形容词“深”的多义性考察[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6).
 - [4] 鄢章荣, 刘家凤. 奈达的等值翻译理论的应用[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3).
 - [5] 吕兆芳, 刘军平. 异化策略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受活》的词汇英译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9(1).
 - [6] 王东风. 诗意与诗意的翻译[J]. 外语研究, 2018(1).
- 作者简介：马艳华，1981年11月、女、汉、浙江绍兴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英译，英语教学法。